

清纯而凄美的爱情 | 以如落叶的清香般的吻始 | 以临近死亡的凄凉的吻终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林少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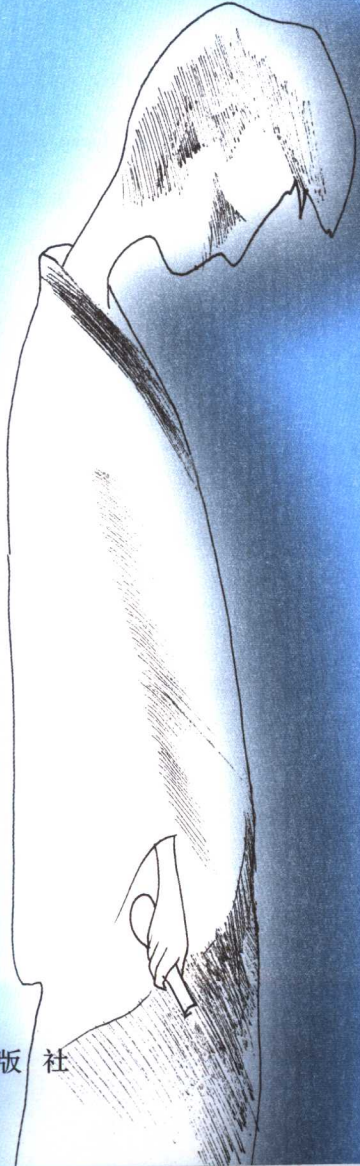
片山恭一著

青島出版社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林少华译

片山恭一著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日)片山恭一著;林少华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3
ISBN 7-5436-3050-8

I. 在... II. ①片...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3282号

© 2001 by KATAYAMA K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SHOGAKUKAN ING.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G.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G.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境外图书版权引进登记号:图字15—2003—118号

书 名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著 者 (日)片山恭一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传真(0532)5814750

责任编辑 杨成舜

装帧设计 申尧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5.75

字 数 100千

印 数 18 001—31 000

书 号 ISBN 7—5436—3050—8

定 价 18.00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倒装、错装、字迹模糊、缺页、散页等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地址:胶南市珠山路120号 电话:0532-8183519 邮编:266400)

爱——

人的 α 和 ω

(译序)

林少华

大家知道， α 和 ω 是 24 个希腊字母的开头一个(阿尔法)和最后一个(奥米伽)。西方人因之用来比喻事情的开始与终了。我以这个为题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引自这本小说的作者片山恭一的话。他在一次访谈中说，“爱上一个人，是人的 α ，又是人的 ω ”。同时说自己作品的核心就是恋爱、就是爱情、就是爱。

而这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写的的确是一个清纯而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严格说来，应该是发生在祖孙两人身上的两个爱情故事。爷爷年轻时爱上一个患肺结核的少女。因肺结核病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爷爷为了能够娶她养活她而从家乡跑去东京拼命赚钱。当他赚了钱回到家乡时，少女的病因为链霉素的发现而治好了。病治好了即意味着可以出嫁。但对方父母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做“乱七八糟买卖”的爷爷而嫁给了一个“本分人”。不久爷爷也结了婚。五十年后，爷爷领孙子去盗墓，把所爱之人的骨灰偷出一点点装

进小桐木盒交给孙子，叮嘱孙子待自己死后“把差不多同样分量的我的骨灰和这个人的骨灰混在一起”，撒在长有对方喜欢的紫花地丁的山坡。而此时孙子正爱着班上一个叫亚纪的学习好性格好的美丽少女。不料亚纪后来得了白血病。尽管“我”每天晚上都向神祈祷，宁愿自己受苦而换取亚纪的康复，但亚纪还是在凄凉的山谷里化为灰烬——“四周一片岑寂，不闻人语，不闻鸟鸣。侧耳倾听，隐约传来焚烧亚纪的锅炉声响……我在看着焚烧世界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烟静静升上冬日的天空。”于是剩下来的只有亚纪的骨灰。“我”和亚纪的父母飞往澳大利亚，把骨灰撒在了亚纪生前向往的浅褐色草原。但我没有撒尽，留下一点点装在透明的小玻璃瓶里带回。最后，“我”来到和亚纪一起就读过的校园的樱花树下。“白色的骨灰如雪花儿飞向晚空。又一阵风吹来，樱花瓣翩然飘落。亚纪的骨灰融入花瓣之中，倏忽不见了。”

爱，是人的 α 和 ω 。但从形式上看，这祖孙两人的爱差不多只有两端的 α 和 ω 而没有过程。孙子的爱几乎开始即结束，爷爷的爱则中间横亘着长达五十年的空白。然而就爱的内涵来说，恐怕又是人世间最为以一以贯之的完整的爱。亚纪死后，祖孙两人有一番关于来世的对话。爷爷认为，“倘若以为看得见的东西、有形的东西就是一切，那么我们的人生岂不彻底成了索然无味的东西？……但是，如果离开形体考虑，那么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五十年来，不在一起的时候一刻也不曾有。”而“我”在亚纪死后一直觉得她仍在，“不是

什么错觉，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可以说，祖孙两人的爱因为爱的形式的告缺而得以升华、得以永恒、得以荡气回肠。在这个意义上， ω 并非终结。

爷爷的爱和孙子的爱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ω 都是以骨灰形式出现的。骨灰是整篇小说的关键词，堪称神来之笔。爷爷偷取思念五十年的恋人的骨灰时在那里蹲了很长时间，“我叫一声‘爷爷’的时候，发觉祖父的双肩在月光中微微颤抖”；而“我”面对的变化更为剧烈和突然：几个月前还一起在海湾游泳的亚纪那闪着晶莹水珠充满生机的白皙肢体、那泼墨一般在水面摊开的长发、那未能捕捉到的淘气的嘴唇都已化为骨灰。而爷爷和孙子绵绵无尽跌宕起伏的爱之情思也就渗入了骨灰之中。读之，我们不能不感到骨灰的重量，骨灰竟可以如此沉重！

就创作时间来说，这部小说无疑是当代爱情小说；但就主题和风格而言，大约更近乎古典。现当代爱情小说更为深刻、犀利和冷静，集中表现爱情的扭曲以至滑稽形态。中国近来的部分爱情小说更是如此。满纸的冷嘲热讽、愤世嫉俗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羞于诉诸文字的粗话脏话。我们从中看到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对爱情的肢解、叛离和亵渎。但这部小说通篇充溢一股感伤和优雅的情调，竭力在喧嚣、虚伪与浮躁的时代背景下揭示爱情的价值与真谛，发掘爱情的纯净与美好。恬静、内敛而温馨抒情的字里行间鼓涌着对纯爱的真诚向往和呼唤，寄寓着对最本质、最宝贵人性的热切

期盼和追寻，从而使得这个水晶般晶莹和单纯的爱情故事有一种刻骨铭心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在这点上，她是对古典的回归，对罗曼司和理想主义的回顾和张扬。

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空气、水和爱。然而空气被污染了、水被污染了、爱（除了母爱）被污染了。唯其被污染了，我们才渴望得到蔚蓝的天空、澄澈的清泉和圣洁的爱。文学反映现实，当下爱情小说折射被污染的爱情固然无可非议。可是事情还有另一个侧面——当被污染的爱情已经充斥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兴致勃勃地观看文学这面镜子里折射的被污染的爱情么？还有那个必要吗？《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在日本出版以来日益受到青年男女的喜爱，很快刊行171万册，作为纯文学作品现已罕见地由畅销书变为常销书。究其主要原因，大概恰恰在于作者在爱被污染的今天提供了未被污染的爱，在没有古典式罗曼司的时代拾回了古典式罗曼司。这种了无杂质的、纯粹的爱情是对人们情感生活中的缺憾的补偿，是对被粗糙的现实磨损了的爱情神经的修复，是对人们渴慕爱的干渴心灵的爱抚与浇灌。不妨说，交换价值至上、实用主义至上的当今时代造成了纯爱的缺席，因而也带来了阅读纯爱的巨大消费空间。毕竟，爱是人的 α 和 ω 。而文学的价值和使命，未尝不更在于张扬现实生活中所匮乏甚至没有的东西，在世俗风雨中庇护人们微弱的理想烛光。

最后介绍几句作者。片山恭一，1959年生于日本爱媛县，九州大学农学系农业经济学专业毕业。学生时代通读了包括夏目漱石和大江健三郎在内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全集，同时读了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结构主义的欧洲近现代哲学。也读了马克思。学士论文写的是马克思，硕士论文写的是恩格斯。二十二三岁开始创作小说。代表作有《气息》、《世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运转》、《别相信约翰·列侬》、《满月之夜》以及新作《天空的镜头》等。文学上对大江健三郎“怀有亲切感”，文体上受古井由吉和海明威影响较深。文学批评家中比较欣赏去世不久的日野启三——“日野先生始终把握‘人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样一条主线。也许受私小说影响之故，日本作家往往热衷于写日常生活和男女琐事，而不具有探索人类走向和‘世界长此以往是否合适’这样的视角。而日野先生则以大跨度(span)思考问题，经常谈论人类的发生和宇宙话题。这点同我一拍即合。”我想，这段话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部小说或许不无启示作用。

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
于青岛窥海斋

第一章



1

早上醒来,发觉自己在哭。总是这样。甚至是否悲伤都已分不出了,感情同眼泪一起流去了哪里。正在被窝里愣愣发呆,母亲进来催道:“该起来了!”

雪虽然没下,但路面结了冰,白亮亮的。约有一半车轮缠了铁链。父亲开车,助手席上坐着亚纪的父亲。亚纪的母亲和我坐在后面。车开动了。驾驶席和助手席上的两人不停地谈雪。登机前能赶到机场吗?飞机能按时起飞吗?后面的两人几乎一声不响。我透过车窗,怅怅打量外面掠过的景致。路两旁舒展的田野成了一望无边的雪原。阳光从云隙射下,把远山镀了一层光边。亚纪的母亲膝上抱着一个装有骨灰的小瓷罐。

车到山顶时,雪深了起来。两个父亲把车停进路旁餐馆,开始往车轮上缠铁链。这段时间里我在附近走动。停车场对面是杂木林。未被践踏的雪掩住了下面的荒草,树梢上的积雪不时发出干涩的响声落到地面。护栏的前方闪出冬天的大海,波平如镜,一片湛蓝。所见之物,无不像被深沉的回忆吸附过去。我把心紧紧封闭起来,背对大海。

树林里的雪很深,又有折断的树枝和坚硬的树桩,比预

想的还难走。忽然，一只野鸟从林间尖叫着腾空而起。我止住脚步，倾听四周动静。万籁俱寂，就好像最后一个人都已从这世界上消失。闭上眼睛，附近国道上奔驰的带链车轮声听起来仿佛铃声。这里是哪里？自己是谁？我开始糊涂起来。这时，停车场那边传来父亲招呼我的声音。

翻过山顶，往下就顺畅了。车按预定时间开到机场，我们办完登机手续，走去大门。

“拜托了！”父亲对亚纪父母说。

“哪里。”亚纪的父亲微笑着应道，“朔太郎一起来，亚纪也肯定高兴。”

我把视线落在亚纪母亲怀抱的小罐上面——一个包在漂亮锦缎中的瓷罐，亚纪果真在那里面吗？

飞机起飞不久我就睡了过去。我做了个梦，梦见还健康时的亚纪。她在梦中笑，仍是以往那张显得有点困惑的笑脸。“朔君！”她叫我。语声也清晰留在我耳底。但愿梦是现实，现实是梦。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醒来时我仍在哭泣。不是因为悲伤。从欢欣的梦中返回悲伤的现实，其间有一道必须跨越的裂口，而不流泪是跨越不过去的。尝试多少次也无济于事。

起飞的地方冰天雪地，而降落的地方却是骄阳似火的观光城市凯恩斯——一个面临太平洋的美丽都市。人行道上椰子树枝叶婆娑。面对海湾建造的高级宾馆四周，绿得呛人

的热带植物铺天盖地。栈桥系着大大小小的观光船。开往宾馆的出租车沿着海滨草坪的一侧快速行进。许多人在暮色中悠然漫步。

“好像夏威夷啊！”亚纪的母亲说。

在我看来仿佛是应该诅咒的城市。所有一切都和四个月前相同。四个月时间里唯独季节推进，澳大利亚由初夏进入盛夏，如此而已。仅仅如此而已……

将在宾馆住一宿，翌日乘上午航班出发。几乎没有时差，离开日本时的时间照样在此流淌。吃罢晚饭，我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并且自言自语：亚纪不在了！

四个月前来时也没有亚纪。我们来此做高中修学旅行，而把她留在了日本。从离澳大利亚最近的日本城市来到离日本最近的澳大利亚城市。这条路线，飞机不必为加油中途停靠哪里的机场。一座因为奇妙的理由闯入人生的城市。城市是很漂亮。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新奇。那是因为我所看的东西亚纪曾一起看过。但现在无论看什么都无动于衷。我到底该在这里看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亚纪不在的结果，失去她的结果。我没有任何可看的了。澳大利亚也好阿拉斯加也好地中海也好，去世界任何地方都一回事。再壮观的景象也打动不了我的心，再优美的景色也无从让我欢愉。所见、所知、所感……给我以生存动机的人已经不在了。她再也不会同我一起活着。

仅仅四个月、仅仅一个季节交替之间发生的事。一个女孩那般轻易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从六十亿人类看来，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我不置身于六十亿人类这一场所。我不在那里。我所在的只是一人之死冲尽所有感情的场所。那场所里有我。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可是我果真在那里吗？不在那里，我又在哪里呢？

2

上初二的时候我才和亚纪同班。那以前我一不晓得她的名字二不知道她的长相。我们被编入九个平行班中的一个班,由班主任老师任命为男年级委员和女年级委员。当年级委员的第一件事就是作为班级代表去看望一个叫大木的同学,他开学不久腿就骨折了。路上用班主任老师和班上全体同学凑的钱买了蛋糕和鲜花。

大木腿上很夸张地缠着石膏绷带,倒歪在床上。我几乎不认得开学第二天就住院的这个同学,于是和病人的交谈全部由一年级时也和他同班的亚纪承担。我从四楼病房的窗口往街上观望。车道两旁整齐排列着花店、水果店和糕点店等店铺,形成一条不大但很整洁的商业街。街的前方可以看见城山。白色的天守阁在树梢新绿之间若隐若现。

“松本,下面的名字叫朔太郎吧?”一直跟亚纪说话的大木突然向我搭话。

“是的……”我从窗边回过头去。

“这怕不好办吧?”他说。

“有什么不好办的?”

“还用问，朔太郎不是荻原朔太郎^①的朔太郎吗？”

我没回答。

“我姓下的名字可知道？”

“龙之介对吧？”

“对对，芥川龙之介^②。”

我终于明白了大木的意思。

“父亲是文学中毒分子啊，双双。”他满意地点了下头。

“我的倒是爷爷……”我说。

“你名字是爷爷取的？”

“嗯，正是。”

“无事生非啊！”

“可龙之介不还蛮好的吗？”

“好什么？”

“若是金之助如何是好？”

“什么呀，那？”

“夏目漱石的原名嘛！”

“哦？不知道。”

“假如你父母爱看《心》^③，如今你可就成了大木金之助喽！”

“何至于。”他好笑似的笑道，“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给儿子

① 日本著名诗人，1886～1942。

② 日本著名小说家，1892～1927。

③ 夏目漱石(1867～1916)的代表作。

取什么金之助为名嘛！”

“比如说嘛。”我说，“假如你是大木金之助会怎么样——肯定成为全校的笑料。”

大木脸上有点儿不悦。我继续道：

“想必你要因为怨恨父母取这么个名字离家出走，成为职业摔跤手。”

“何苦成为职业摔跤手？”

“大木金之助这样的名字，不是只能当职业摔跤手的吗？”

“也许吧。”

亚纪把拿来的花插进花瓶。我和大木打开糕点，边吃边继续谈论文学中毒分子双亲。临回去时，大木叫我们再来。

“一躺一整天真够无聊的了！”

“过几天班里的人会轮流教你功课的。”

“最好别那样……”

“佐佐木她们也说要帮来着。”亚纪道出班里一个以美少女著称的女孩名字。

“满意吧，大木？”我取笑他。

“瞎操心！”他说了句不甚风趣的俏皮话，独自笑了。

医院回来路上，我忽生一念，问亚纪一起爬城山如何。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太晚了，而径直回家至吃晚饭还有些时间。“好啊！”她爽快地跟了上来。城山登山口有南北侧两